

湖湘

叶德辉 撰 湖南图书馆 编

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

一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文库

叶德辉 撰 湖南图书馆 编

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叶德辉是近代著名的大藏书家。在全国范围内，叶德辉以其丰富的藏书与近代另一大藏书家傅增湘齐名，有“北傅南叶”之称；在湖南，叶德辉的观古堂与道州何绍基的东洲草堂、湘潭袁芳瑛的卧雪庐、岳阳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并称为“湖湘四大藏书楼”。叶德辉的先世已经有些藏书，自己从青年时代起就酷好收藏书籍，到清宣统三年（1911）时，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四千余部、二十万卷左右。其儿子叶启倬描述：“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平生好书之癖，虽流离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观古堂藏书目跋》）估计在他生前可能已有超过三十万卷的巨藏。

叶德辉，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郎园，湖南长沙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农历正月十四日。其先世本居江苏吴县洞庭西山，道光末年，祖父叶绍业因避兵乱始携眷入湘，定居长沙。父亲叶雨村，曾捐官候补知州，生子四人，叶德辉居长。他十七岁入岳麓书院就读，二十一岁补湘潭县学附生，因此又称湘潭人。次年中式乡试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登壬辰科进士，分发吏部主事，不久便以侍亲为由请假回乡。

叶德辉回到湖南后，便以提倡经学自任，与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前国子监祭酒）交往密切，很快就成了湖南绅士中较有影响力的一员，活跃于湖南政、商、学各界，成为湖南当地守旧人

士的领袖。

宣统二年（1910）长沙发生饥民暴动的抢米风潮及罢市事件，叶德辉和王先谦都受到牵连，王降五级调用，叶则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辛亥革命后，叶德辉曾因嘲谑民国，为湖南当局逮捕，经王闿运等人营救，转赴上海，半年后始获返湘。直至民国四年（1915），他才又被推举为湖南省教育会长，进而又被推任长沙总商会会长。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叶德辉终因讽刺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而遭到逮捕公审，并被作为土豪劣绅处以极刑。综观叶德辉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然而，正是这个叶德辉，他不仅仅是以藏书家名世，还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古文史学家、著作家、刻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缪荃孙为其所作《书林清话序》中所说，他“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辞，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凡经籍、金石、书画、陶瓷、钱币，无不罗致”。

今人在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的时候，谁都无法避开叶德辉这个名字。其及门弟子李肖聃在《湘学略·邵园学略》中写道：“论者谓湘州百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术，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者也。”（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218页）。

另一弟子杨树达评其版本目录学，说他“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贋，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杨树达《邵园全书序》，见杨著《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83—84）。

谢国桢亦赞誉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见谢著《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223）。

张舜徽先生评论叶氏“阅肆日久，藏书素丰，库掌毕生，不妨精熟，故版本之学，最能名世”（《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一）。张先生又说：“盖其一生所长，仍在辨簿录异同，审聚刻今古，故所撰《郎园读书志》，亦视他作差胜耳。”（《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二）

叶德辉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长期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的研究，他的目录学著作，除主要的《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以及《观古堂藏书目》外，至今还屡为学界所称道的传世之作，就要数这部集题跋大成的《郎园读书志》了。

《郎园读书志》是叶德辉对其庋藏书籍所作题跋的总汇，是倾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一部著作。该书在体例上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例，并采钱曾《读书敏求记》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全书共十六卷，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计经部96目，史部96目，子部126目，集部别集类192目，集部《乾嘉诗坛点将录》人物著作116目，总集类70目。

叶德辉的每一篇题跋基本上都是对一部书的概略介绍，往往首先注明作者姓名、籍贯、仕宦履历及著书大略，然后叙述作者学术的源流派别及版本缮刻之异同，还夹杂发挥自己对时事、史事的一些看法，鲜明地反映了他的个人观点。

从《郎园读书志》中，我们可以发现，叶德辉的案头随时备有多种书目，使他对各家藏书及各种版本了然于心，故特别精于

鉴赏。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阮元的《天一阁书目》、毛晋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的《季沧苇藏书目》、孙星衍的《祠堂书目》、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目》、汪士钟的《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目》和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这些书籍他随时翻阅，如数家珍。据说，一本古书入手，他只要用眼睛瞄一瞄，鼻子嗅三嗅，手指捻三捻，当即就可判别出年代之遐迩，版本之真伪。王先谦、易培基等省垣的硕学名儒，遇有版本学的疑问，想去请教的第一人便是叶德辉。例如他在《郎园读书志》卷七对自己所藏的镇库之宝——北宋胶泥活字印本《韦苏州集》的题跋中写道：“字画横竖波磔皆有齿痕，盖由胶泥锻字，不如梨枣受刀之快利也。宋沈括《梦溪笔谈》云：‘庆历中，布衣毕昇始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字薄如钱，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铁范置铁版上，密布字印，满范为一版，就火煊之，稍熔以平其版，按其面则平如砥。’据此，则活字版印书始于北宋，今以此书验之，一一与沈书相合。书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四周墨阑版中直线细如发丝，不知何时何人以墨笔加重。字行不齐，正可见铁版胶泥印书之迹。前有‘嘉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钦臣记’。庆历、嘉祐，同为仁宗纪元。嘉祐上距庆历十馀年，其时胶泥印本当必盛行……故以此书论，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至纸薄如茧而极坚韧，或澄心堂制造。墨色如漆，视之有光，或李廷珪墨所印，皆未可知。明时亦有此种活字印本，但纸、墨远不相逮，一望而知其非出宋印云。”像这类鉴赏版本的文字，在《郎园读书志》中所在皆是，读了确实使人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叶德辉除了精于鉴赏古书外，还长于校勘、考据之学。正如他在另一版本目录学著作《藏书十约》中对校勘总结有“八善”时说：“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悝，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苦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食，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当叶德辉“每得一书”时，“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且“比勘之后，必有记述题跋”。如他在《郎园读书志》卷一对明嘉靖用徐氏复宋刻《三礼》本对《仪礼》十七卷的校勘，叶氏在该书题跋中写道：“此为明嘉靖刻《三礼》之一，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士礼居曾刻其《周礼》一种，颇多讹舛，因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叶德辉在这里是以宋本《仪礼》来校勘明嘉靖徐氏复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由于士礼居所刻《周礼》一种“颇多讹舛”，乃“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最后，叶德辉得出结论：“凡此，皆此本胜于严州本之处。暇日当会宋、元以来诸本别为校勘记，以补阮文达《十三经校勘记》、《石经仪礼校勘记》之遗。倘有馀资，将影写重雕，与黄刻《周礼》合为双璧以饷学人，不知此志何日能偿也。”

最难能可贵的是，叶德辉在读书时绝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积极求证。如他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亦能从中挑出“刺”来。他在《郎园读书志》卷四《书目答问》跋云：“其书有初刻本，有后刻本，有修改本。盖屡经校补，始克通行。此犹初刻本，

故前有提督四川学院关防印。取后刻校勘，有此本有、后刻无者，凡二十八种。有此本小注有、后刻无者，凡五种。有此本无、后刻有者，凡百十三种。有此本小注无、后刻有者，凡九十种。有此本列小注、后刻列正目者，凡十八种。有此本列正目、后刻列小注者，凡四种。有此本与后刻部类不同者，凡十九种。有此本列附录、后刻列正目者，凡四种。有此本列正目、后刻列附录者，凡十一种。余别为校目，附此本后，以便省览。大抵此本，于著述、刊刻、人名多有传闻之失。后经改修，仍有未尽。”凡此种，在《郎园读书志》中真是不胜枚举，即此亦可窥见当年叶德辉治学之严谨。

值得一提的是：叶德辉不仅重视儒家正统文化、庙堂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同时也注重小说、戏剧等民俗文化的收藏与研究。在《郎园读书志》卷六中，经他题跋的就有《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影宋京本通俗小说金瓶梅词话》一卷、《青楼集》一卷、《还魂记》二卷等。他在《京本通俗小说七种》的题跋中说：“《碾玉观音》记韩蕲王府中事，可见当时武人豪纵，视人命如鸡犬。”他在《影宋京本通俗小说金瓶梅词话》的题跋中写道：“中国风俗语言，皆随时随地而变。更三代以上，有方言，有文言。其后蛮夷通道，侵入蛮语；五胡乱华，杂以胡言。迨用之日久，不独语言袭之，即行文亦袭之。周、秦诸子，《史》、《汉》以后，至于南北各史，亦皆袭之。唐以来古文义法行，而此等方言俚语遂不见于文人纪载之书。而或时见唐、宋人小说中，然不能详也。详者，惟传奇杂剧及金、元人北曲。”他还写道：“今此书中所引谚语，如‘羊肉不得吃，空惹一身臊’、‘虾蟆躲在阴沟洞里，指望天鹅肉吃’……‘黄花女儿做媒，自身难保’等类，今皆有之。又如：……屈指时光曰‘约摸’、亦曰‘约莫’，称人貌

美曰‘标致’，听人戏弄曰‘听人做作’……拔擢人曰‘抬举’，人有邪行曰‘不正气’，设计诱人曰‘圈套’，允诺此事曰‘招架’，作事细致曰‘水磨功夫’，求免曰‘告饶’……舍此处往彼处曰‘跳槽’……器物曰‘家伙’，妇人称男子曰‘活宝’，亦相沿至今，而未改变。其他‘竹夫人’、‘汤婆子’等物名，今皆相同。假使当时此等小说流传尚多，正不知有多少隽语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郎园读书志》的题跋中一些民间语言如“买王得羊”、“老娘倒绷”等便信手拈来，笔下饶有生花之趣。

叶氏固工于诗，所以他对《乾嘉诗坛点将录》中诗人的评价也独具只眼，自有指归。如他在《竹啸轩诗钞》的题跋中，认为沈德潜和袁枚各有千秋，“公（指沈德潜）论诗尚格调，于时随园主性灵，两家门弟不免互相訾訾。实则尚格调者失之太拘，主性灵者失之太放。平心论之，尚格调者必以温柔敦厚为教，不失风雅之遗。主性灵者必以恣肆荡跌为能，殊乖比兴之旨。今两家之集具在，袁集独风行于坊肆间，毋亦下里巴人，和之者众耶？然沈亦非阳春白雪之音也”。

又如在《瓯北诗集》的题跋中，他认为袁枚、蒋士铨二人的七律诗都稍逊于赵翼，对赵推崇备至：“瓯北诗，已如前人论定。余则谓集中七律，尤为擅场。其运典如数家珍，而不觉其为排偶之句，此等处似犹胜于袁、蒋二家。盖瓯北负长江大河之才，百怪鱼龙皆为其所包孕。有时一泻千里，奔腾莽荡，骇心怵目，若行乎其所不得不可。瓯北之所长在此，同人之倾倒亦在此，诚我朝卓然一大家也。”

综观全书，其著录图书，详列版本，并精心考订，是本书的主要特色，这对鉴别古籍版本，确实是一部极其有用的参考书。诚如刘肇隅前序所云：“是编之辑，于吾师渊海之学问，不过表见

其万一耳。然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其津逮来学之功巨矣，岂仅于藏书家分据一席已哉！”

早在1916年，叶德辉就命其子侄将他收藏各书的题跋次第抄出，开始编撰《郎园读书志》，至1926年即已基本完成。但遭遇1927年的变故，使该书的付印直到1928年，才由其子侄及弟子刘肇隅在上海澹园完成，由活字版排印数百部。

该书面世至今已八十二年，迄未重印，由于时代的变迁，除少数图书馆固有收藏外，士林学界早已难觅其踪影，正如台湾学者苏精先生所言：“台湾地区重印、影印古今各家书目或书志的风气很盛，同一家书目书志甚至有数种印本流传的情形，独有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郎园读书志》两部，一直无人青睐给予重印。”（苏精著《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华书局2009年4月北京第1版，第42页）《湖湘文库》编委会以编辑出版湖湘历代文献为基本方针，有鉴于《郎园读书志》的学术价值，将其列入《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一册，首次予以整理标点、简体横排出版，真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好事。

这次整理标点依据的底本，即是1928年上海澹园的活字排印本，是由《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熊治祁先生在当年一批抄来即将被焚毁的“四旧”书中“抢救”出来，悉心保存至今而提供的，亦足见其识珠之慧眼和读书之雅趣了。

在整理标点过程中，由于叶德辉知识广博，在该书中旁征博引的文献极多，因此对古代书名、书目名、古书体例、篇名、缮刻版本、藏书家、藏书楼、古代人名、地域名、字号、别号、职官名、谥号、籍贯、书斋名、朝代、帝号、庙号、纪年等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对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引文、典章制度、人物小传、书目引文等，尽量查阅古文献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对古文字、异

体字、通假字、避讳字等也予以了必要的考证，力求其准确。虽然如此，尚未能尽如人意，这是需要读者理解的。此外，对原书中的一些讹、脱、倒、衍等给予了改正，并对一些明显的错误除改正外，还加注说明。但限于学识水平，书中错讹定然不免，尚祈教正。

王杰成

2010年12月于长沙

总 目

第一册

郎园读书志

第二册

拾经楼绌书录

华鄂堂读书小识

雁影斋题跋

宝鸭斋题跋

楚宝目录

瓶翁题跋

目 录

郎园读书志序	3
--------	---

郎园读书志卷一

经部

汉熹平石经残字乾隆五十三年江西南昌府学重刻本	5
附刻：汉魏晋金石小品十种	8
汉熹平石经残字石刻拓本八帧乾隆五十七年知绍兴府李亨特重刻本	10
汉熹平石经序表残石拓本两纸	10
魏三体石经尚书三段、左传三段拓本六纸	12
唐开成石刻十二经拓本二百十八张，附五经文字、九经	
字样十张西安学官本	14
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拓本八十六张	16
十三经注疏四百一十六卷明嘉靖中福建巡按御史李元阳校刻本	17
又一部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刊本	18
又一部明崇祯戊寅毛晋汲古阁刻本，宋本校过	19
又一部三百四十六卷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20
又一部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刻本	21
仿宋岳珂本五经周易十卷、尚书二十卷、诗二十卷、	

礼记二十卷、春秋左传三十卷	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	24
通志堂汇刻经解一千八百卷	康熙癸巳刻本	25
子夏易传十一卷	明高承埏稽古堂刻本	27
京氏易传三卷、周易略例二卷、关氏易传一卷、周易举正三卷、正易心法一卷、周易古占法二卷、乾坤凿度二卷、乾凿度二卷	明范氏天一阁二十种奇书刻本	28
周易本义十二卷	内府仿宋咸淳乙巳吴革本	29
又一部	金陵官书局刻本	30
又一部八卷、附易学启蒙一卷	咸丰六年祝凤喈刻本	31
诚斋易传二十卷	明嘉靖壬寅尹耕刻本	32
周易本义辨证五卷	原稿本	33
周易传注七卷、筮考一卷	道光癸卯刻本	34
易笺八卷	乾隆三十年家刻本	34
尚书正义二十卷	日本弘化四年仿宋淳熙刻本	36
惠定宇先生尚书考下卷	原稿本	37
尚书释天六卷	乾隆甲午山东任城书院刻本	38
又一部	乾隆甲午广东刻本	38
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佚文二卷	乾隆乙卯孙氏岱南阁自刻本	39
逸周书王会解补注一卷	宋刊蝴蝶装本	40
毛诗传笺七卷	明马应龙、孙开刻本	43
韩诗外传十卷	明沈与文野竹斋刻本	44
诗缉三十六卷	明味经堂刻本	45
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提要三卷	明万历间刻本	45
诗经传注八卷	道光癸卯刻本	46
戴震诗考四册	精钞稿本	47
三家诗稿二册	阮元手稿本	48